

## 殷璠《河岳英靈集》編集次序考<sup>1</sup>

盧燕新<sup>2</sup>

**摘要：**《河岳英靈集》選二十四人詩二百三十首，以其選詩與品評成就長期受到學界關注。然而，這二十四位詩人，是按什麼原則排列次序的？殷璠自謂“倫次於敘”，但並未解釋“倫次”的方法。故長期以來，學仁揣測未已。然而，這一問題，迄今仍無定論。比較殷璠以前選本所採用的編集次序，以及其所選錄詩人推論，《河岳英靈集》分為上下兩卷，每卷以遴選詩人生年為序，依次類編。這一方法既見於《文選》《玉台新詠》《詩品》系人，也頗用此法。故殷璠採用年齒為序，從文化史上看，很好的繼承了唐以前纂集經驗。

**關鍵詞：**殷璠；《河岳英靈集》；編集次序

《河岳英靈集》以其選詩與品評成就長期受到學界關注。相關研究成果頗為豐碩，如李珍華、傅璿琮《〈河岳英靈集〉版本考》<sup>3</sup>、王運熙《〈河岳英靈集〉的編集年代和選錄標準》<sup>4</sup>、張海明《殷璠〈河岳英靈集〉詩學思想述略》<sup>5</sup>、盧盛江《殷璠“神來、氣來、情來”論——唐代文術論的

<sup>1</sup> 本文為 2021 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“《河岳英靈集》箋注、資料匯編及殷璠詩歌批評研究”階段性成果，項目編號 21BZW010。

<sup>2</sup> 盧燕新，男，文學博士，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唐五代文學、古籍整理。

<sup>3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：《〈河岳英靈集〉版本考》，《文獻》，1991 年第 4 期。

<sup>4</sup> 王運熙：《〈河岳英靈集〉的編集年代和選錄標準》，《唐代文學論叢》，第 197—201 頁，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。

<sup>5</sup> 張海明：《殷璠〈河岳英靈集〉詩學思想述略》，《中國文化研究》，2003 年，第 2 期。

一個問題》<sup>1</sup>、拙文《殷璠〈河岳英靈集〉的詩歌批評方法及其意義》等等<sup>2</sup>。然而，殷璠批評《文選》以後的選本“玉石相混”，志在編纂一部“頗異諸家”、“無致深憾”的詩歌選本，那麼，《河岳英靈集》把常建排第一，李白排第二，王維排第三，選本中選詩最多且評價頗高的王昌齡，排在下卷第七，這是為什麼？殷璠僅僅在《河岳英靈集·敘》提到，他要選編“河岳英靈”們的詩什，將其“倫次於敘”<sup>3</sup>。然而如何“倫次”，殷璠卻沒有告訴我們。這樣，就難免引起學界諸多懷疑推測。本文認為，殷璠先將所選詩人分為兩卷，然後，每卷以年齒為序編次。略備一說，以饗學界同仁。

### 一、《河岳英靈集》不可能採用的五種編集次序辨析

凡詩文總集編纂，必有編次方法。無論是早期的《尚書》《詩經》，還是魏晉已還的《文章流別集》《文選》《玉台新詠》，都可以看出這一特點。《河岳英靈集》以前，詩文總集或相關著述，常見的編排次序，主要以下五種：

第一，以題材內容為序。如《文選》錄詩十三卷，依題材內容分為七類：甲，補亡、述德；乙，詠史、百一、遊仙、招隱、反招隱、遊覽；丙，詠懷、哀傷、贈答；丁，贈答、行旅；戊，軍戎、郊廟、樂府；己，樂府、挽歌、雜歌；庚，雜歌。這個分類，除“樂府”“雜歌”外，“補亡”“述德”“詠史”等，均以題材為重點。又如《廣弘明集》《舊唐書》卷四七《經籍誌》下丁部總集類、《郡齋讀書誌》卷一六釋氏類等著錄，後者曰：“道宣，麟德初居西明寺。以中原自周、魏以來，重老輕佛，因採輯自古文章，下逮齊隋發明其道者，以廣僧祐之書，分歸正、辯惑、佛德、法義、僧行、慈惻、成功、

<sup>1</sup> 盧盛江：《殷璠“神來、氣來、情來”論——唐代文術論的一個問題》，《東方論壇》，2006年第5期。

<sup>2</sup> 盧燕新：《殷璠〈河岳英靈集〉的詩歌批評方法及其意義》，《文學評論》，2016年第5期。

<sup>3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撰：《河岳英靈集研究》，第117—118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。

啓福、滅罪、統歸等十門。”<sup>1</sup> 研讀《河岳英靈集》不難發現，自常建到最後一位詩人閻防，其採摘諸位詩人詩什的內容均豐富多彩。如常建，其詩歌內容包括感物抒懷、登臨感興、懷古詠史、寄答贈別。因此，《河岳英靈集》絕無可能沿用《文選》等總集以題材內容編次詩人的方法。

第二，以文體為序。如《文章流別集》，雖然該集逸佚，但《文章流別論》說：“有三言四言，五言六言，七言九言。古詩率以四言為體，而時有一句兩句，雜在四言之間……古詩之九言者，‘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’之屬是也……”<sup>2</sup> 據這段文字可知，摯虞編集，十分關注遴選詩文的體裁。這一點，在《文選》中表現得十分明顯。昭明等編錄詩文，第一卷至十九卷，賦；第十九卷至第三十一卷，詩；第三十二、三十三卷，騷；第三十四、三十五卷，七；第三十六卷，令、教、文；第三十七、三十卷八，表；第三十九卷，書、啟；第四十卷，彈事、箋；第四十一至四十三卷，書；第四十四卷，檄；第四十五卷，對問、設論、辭、序；第四十六卷，序；第四十七卷，頌、贊；第四十八卷，符命；第四十九卷，史論；第四十九卷，史論、史述贊；第五十一至五十四卷，論；第五十五卷，論、連珠；第五十六卷，箴、銘、誄；第五十七卷，誄、哀；第五十八卷，哀，碑文；第五十九卷，碑文、墓誌；第六十卷，行狀、吊文、祭文。由此可見，《文選》以文體為編集次序的特點。就今存《河岳英靈集》而言，雖然殷璠在選本前《敘》中說他編集在體裁方面的特點是“既閑新聲，復曉古體”，然而，選常建詩十五首，唯《題破山寺後禪院》一首為五律，其餘十四首均為古體詩。選李白十四首，古體詩十二首，近體詩一首。選王維詩十五首，古體詩十首，近體詩五首。選劉昫虛詩十一首，全為古體。選綦毋潛詩六首，古、近體各三首。由所舉諸例

<sup>1</sup> 晁公武撰，孫猛校證：《郡齋讀書誌校證》下冊卷一六，第798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。

<sup>2</sup> 歐陽詢撰，王紹楹校：《藝文類聚》上冊卷五六，第1018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。

可以看出，其編集次序，既與古體詩多少無關，也和近體詩多少沒有聯繫。

第三，以籍貫、郡望為次。以“地域”為次，其濫觴可追溯至《詩經》。《隋書·經籍誌》四集部總集類著錄的《錄魏吳二誌詔》《梁魏周齊陳皇朝聘使雜啓》《舊唐書·經籍誌》四集部總集類著錄的《諸郡碑》《七國敘贊》，雖然集佚，但據集名推測，這兩部選本當為以地域為序。殷璠編集《丹陽集》，今存殘卷，依次錄延陵二人、曲阿九人、句容三人、江寧二人、丹徒二人，據此可知，該集以地域為次。《河岳英靈集》所選詩人，以上卷為例，常建，《唐才子傳》謂其長安人，傅璿琮疑其籍貫似在長江中下游<sup>1</sup>。李白，據李陽冰《草堂集序》謂“隴西成紀人……世為顯着。中葉非罪，謫居條支”<sup>2</sup>，范傳正《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》謂“其先隴西成紀人”<sup>3</sup>。王維，太原祁人，參《舊唐書·王維傳》，亦參王運熙《王維和他的詩》<sup>4</sup>。劉昫虛，《唐才子傳》卷一載其嵩山人。張謂，傅璿琮《唐代詩人叢考》考其分別為河內人<sup>5</sup>。王季友，未詳。陶翰，《新唐書·藝文誌》四別集類謂其潤州人。李頎，《唐才子傳》卷二謂其東川人，傅璿琮考其郡望為趙郡<sup>6</sup>。高適，兩《唐書》本傳謂其渤海人。岑參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一九、《唐才子傳》卷三均謂其南陽人。據上卷分析，《河岳英靈集》詩人排序，和籍貫、郡望等沒有聯繫。這一點，自下卷自崔顥至閻防，也可以看出來。

第四，以職官為序。《隋書·經籍誌》所著錄唐以前詩文總集，未見以職官為序者。較早採用這一次序方法的，是《珠英學士集》。晁公武《郡齋讀書誌》卷二〇曰：“唐武后朝，嘗詔武三思等修《三教珠英》一千三百卷……

<sup>1</sup> 辛文房撰，傅璿琮主編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第一冊卷二，第263—264頁，中華書局1987年版。

<sup>2</sup> 李白撰，王琦注：《李太白全集》下冊卷三一，第1443頁，中華書局1977年版。

<sup>3</sup> 李白撰，王琦注：《李太白全集》下冊卷三一，第1462頁，中華書局1977年版。

<sup>4</sup> 王維撰，趙殿成箋注：《王右丞集箋注》，第1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。

<sup>5</sup> 傅璿琮：《唐代詩人叢考》，第202頁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。

<sup>6</sup> 傅璿琮：《唐代詩人叢考》，第92頁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。

崔融編集其所賦詩，各題爵裡，以官班為次，融為之序。”<sup>1</sup>然，從今存該集殘卷看，每卷收錄詩人的職官品級，大體是由高至低依次編排<sup>2</sup>。《珠英學士集》後，《國秀集》有職官題名，無職者以“處士”“進士”等明示。上卷多職官顯達者，中卷多中下層官吏，下卷多沈淪下僚者。據今存該集看，其並未嚴格依據職官品級編次。《河岳英靈集》上卷，以天寶十二年前後而論，王維歷官監察御史兼節度判官、左補闕、文部郎中，屬職官品級最高者。其他，常建“淪於一尉”；劉昫虛，夏縣令；張謂，至天寶十三、四載，尚在安西、北庭封常清幕為屬官<sup>3</sup>；王季友，天寶間家貧不仕，寶應中為華陰尉；陶翰，官至禮部員外郎；李頎，新鄉尉；高適，歷官封丘尉、入哥舒翰幕、官左驍衛兵曹參軍、掌書記；岑參，右內率府兵曹參軍、高仙芝幕府掌書記。該集下卷，職官狀況與上卷概同。因此，殷璠編集，未以職官為次。

第五，登第時間。據今存《河岳英靈集》，殷璠並未依據科考登第時間為序。其理由之一是，該集中李白、孟浩然並未參加科考。王季友，《唐才子傳》卷四儲仲君考，上元元年（760），仍為處士<sup>4</sup>。更為重要的是，常建，據《唐才子傳箋證》，開元十五年與王昌齡同科登第。王維，據趙殿成《王右丞集箋注》附《右丞年譜》、陳鐵民《王維集校注》附《王維年譜》以及徐松《登科記考》，其開元九年狀元及第。劉昫虛，《唐才子傳校箋》卷一謂開元十一年進士，卷三劉長卿條又謂開元二十一年進士。其他，張謂、陶翰、李頎，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《登科記考》，登第時間分別是天寶二年、開元十八年、開元二十三年。因此，《河岳英靈集》未以登第時間為次。這一點，據下卷也可以看出來。

<sup>1</sup> 晁公武：《郡齋讀書誌校證》下冊卷二〇，第1059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。

<sup>2</sup> 盧燕新：《論崔融〈珠英學士集〉及其“官班為次”的編集體例》，《山西大學學報》，2014年第4期，第30—34頁。

<sup>3</sup> 辛文房撰，傅璿琮主編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第二冊卷四，第140—141頁，中華書局2002年版。

<sup>4</sup> 辛文房撰，傅璿琮主編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第二冊卷四，第130頁，中華書局1987年版。

## 二、從學界已有成果看《河岳英靈集》編次與詩人生年的關係

如前文所述，總集編纂者必然要注重編次順序，《河岳英靈集》應當不會例外。然而，上文所述盛唐以前所見諸多編次方法，均和《河岳英靈集》所呈現的特徵不符。比較之餘，筆者發現，《河岳英靈集》編次排序，和詩人生年有關係。先看上卷所選詩人，常建、劉昫虛、張謂、王季友、陶翰、李頎六人，《唐代詩人叢考》《唐才子傳校箋》等均謂生卒年不詳。其餘詩人，結合學界已有研究成果，諸人生年述要如下：

李白：據王琦《李白年譜》<sup>1</sup>、安旗《李白全集編年箋注·關於李白的生平》<sup>2</sup>、郁賢皓《李太白全集校注·前言》<sup>3</sup>、安旗、薛天緯《李白年譜》<sup>4</sup>，生於701年。

王維：據張清華《王維年譜》，生於700年<sup>5</sup>。據《王右丞集箋注》王運熙《王維和他的詩》<sup>6</sup>、陳鐵民《王維集校注》附錄《王維年譜》<sup>7</sup>，生於701年。

高適：傅璿琮《唐代詩人叢考》謂“以生於700—702的可能性較大”<sup>8</sup>，譚優學《唐代詩人行年考·高適考》訂於707年<sup>9</sup>，劉開揚《高適詩集編年箋注》之《高適年譜》訂於704年<sup>10</sup>。孫欽善《高適集校注·前言》訂於701年<sup>11</sup>。

<sup>1</sup> 李白撰，王琦注：《李太白全集》下冊卷三一，第1573頁，中華書局1977年版。

<sup>2</sup> 李白撰，安旗等注：《李白全集編年箋注》第一冊，第2頁，中華書局2017年版。

<sup>3</sup> 李白撰，鬱賢皓注：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第一冊，第1頁，鳳凰出版社2015年版。

<sup>4</sup> 安旗、薛天緯：《李白年譜》，第1頁，齊魯書社1982年版。

<sup>5</sup> 張清華：《王維年譜》，第7頁，學林出版社1988年版。

<sup>6</sup> 王維撰，趙殿成箋註：《王右丞集箋注》，第1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。

<sup>7</sup> 王維撰，陳鐵民注：《王維集校注》第四冊，第1324頁，中華書局2016年版。

<sup>8</sup> 傅璿琮：《唐代詩人叢考》，第146頁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。

<sup>9</sup> 譚優學：《唐代詩人行年考》，第119—120頁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。

<sup>10</sup> 高適撰，劉開揚注：《高適詩集編年箋注》，第1頁，中華書局2017年版。

<sup>11</sup> 高適撰，孫欽善注：《高適集校注》，第1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。

岑參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孫映逵考，生於開元五年（717）<sup>1</sup>。《岑嘉州詩箋注》附錄《岑參年譜》，訂於開元三年（715）<sup>2</sup>。

再看下卷收錄的詩人，崔國輔、賀蘭進明、崔署、王灣、祖詠、盧象、李嶷、閻防八人，《唐詩大系》《唐才子傳校箋》《唐代詩人叢考》等，均謂生年不詳。其他幾位詩人，學界研究其生年如下：

崔顥：《唐詩大系》疑生於704<sup>3</sup>。傅璿琮《唐代詩人叢考》說：“聞一多先生於704年下打一問號，以表示尚有疑問，問題在於704年之說本身是並無材料依據的。崔顥的早年生活情況亦不可詳考，現在所能知道的他的事蹟系年，最早即是開元十一年（723）登進士第。”<sup>4</sup>譚優學《唐詩人行年考》武則天延載元年（694）：“《舊唐書》本傳謂顥‘天寶十三年卒。’但不具享年，仍無從推知其生年……聞一多《唐詩大系》擬顥生於武后長安四年（七〇四），然夷考其生平，殊多不合。茲推前十稔，定顥生於今年，則大體無窒礙矣。”<sup>5</sup>縱觀諸家研究，關於崔顥的生年，有兩個特點：第一，崔顥生年，分歧較大。第二，均屬推測，無確切材料。故不能排除其生於680—694之間的可能。

薛據：《唐才子傳》謂“開元十九年王維榜進士”，《唐才子傳校箋》卷二儲仲君考曰：“按王維於開元九年（七二一）登進士第，非十九年（七三一）……案據是否即從王維於開元九年登第，或仍為開元十九年，仍有兩種可能……”<sup>6</sup>王維開元九年登進士第，參上文考。薛據登第時間，因資料欠缺，確難定論。又，薛據有詩《落第後口號》：“十五能文西入秦，

<sup>1</sup> 辛文房撰，傅璿琮主編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第一冊卷三，第441頁，中華書局2002年版。

<sup>2</sup> 岑參撰，廖立注：《岑嘉州詩箋注》，第856頁，中華書局2008年版。

<sup>3</sup> 聞一多：《唐詩大系》，第101頁，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7年版。

<sup>4</sup> 傅璿琮：《唐代詩人叢考》，第68—69頁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。

<sup>5</sup> 譚優學：《唐代詩人行年考》，第75頁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。

<sup>6</sup> 辛文房撰，傅璿琮主編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第一冊卷二，第306頁，中華書局2002年版。

三十無家作路人。時命不將明主合，布衣空惹洛陽塵。”<sup>1</sup>該詩題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二、《唐詩紀事》卷二〇、《全唐詩》卷一三五均題《早發上東門》。而《唐詩品匯》七言絕句卷之三題“落第後口號”，題下注“一作綦母潛詩”<sup>2</sup>。據“時命不將明主合”“布衣”等觀之，寫作這首詩時，薛據當未登第。儲仲君認為：“若以三十一歲、開元十九年及第計算，則其生年為西元七〇一年，亦即據之生年當在此年之前，絕不能在此年之後。聞一多《唐詩大系》定生年為七〇二年，未知何據。”<sup>3</sup>這些推測，可備一說。然，亦難以排除薛據是在開元九年與王維同榜登科之可能。若此，以開元九年逆推三十一年，則薛據生年也有可能是武則天永隆二年（681）前後。這樣，薛據生年，當在681年至701年之間。

綦母潛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卷二陳鐵民考：“潛之生年亦不可考。其《早發上東門》雲：‘十五能行西入秦，三十無室作路人。時命不將明主合，布衣空染洛陽塵。’尋繹詩意，此篇當作於開元十四年潛登第前。詩中‘三十’云云，則其登第時至少有三十餘歲。潛之生年當早於王維。”<sup>4</sup>問題是，如上文所述，綦母潛這首詩，《河岳英靈集》著錄在薛據名下。退一步說，依開元十四年（726）逆推三十年，綦母潛生年在天冊萬歲二年（696）以前。聞一多《唐詩大系》定於692年，實際上，很可能還要早。所以，綦母潛的生年，所有的猜測，均無實據。據今存材料，實際上是不可考的。

孟浩然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卷二<sup>5</sup>、佟培基《孟浩然詩集箋注》<sup>6</sup>、譚優學《唐代詩人行年考》<sup>7</sup>，均訂其生年為武則天永昌元年（689）。

<sup>1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撰：《河岳英靈集研究》，第199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。

<sup>2</sup> 高棅編，葛景春等校點：《唐詩品匯》第四冊，七言絕句卷之三，第1598頁，中華書局2015年版。

<sup>3</sup> 辛文房撰，傅璿琮主編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第一冊卷二，第306頁，中華書局2002年版。

<sup>4</sup> 辛文房撰，傅璿琮主編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第一冊卷二，第248頁，中華書局2002年版。

<sup>5</sup> 辛文房撰，傅璿琮主編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第一冊卷二，第363—366頁，中華書局2002年版。

<sup>6</sup> 孟浩然撰，佟培基箋注：《孟浩然詩集箋注》，第1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。

<sup>7</sup> 譚優學：《唐代詩人行年考》，第48頁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。



儲光羲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卷一陳鐵民考，儲光羲生於唐中宗神龍二年（706），曰：“光羲之生年，亦不可確考，僅能據儲詩所載，推測而言之。”<sup>1</sup>《唐詩大系》定景龍元年（707），譚優學《唐詩人行年考》從之。然而，均屬推測，無確證實據。所以，當以生年不詳而論。

王昌齡：傅璿琮《唐代詩人叢考》：“王昌齡當生於701年以前。又岑參於開元二十八年間所作《送王大昌齡赴江寧》詩，其中說：‘對酒寂不語，悵然悲送君。明時未得用，白首徒攻文。’……岑詩提到王昌齡‘白首’，王詩又自言‘空老’，都指老境而言……如以五十歲為‘白首’而言，則其生年當在690年左右了……”<sup>2</sup>然而，譚優學《唐詩人行年考》定王昌齡生於武則天聖曆元年（698）：“陸侃如、馮沅君《中國詩史》、聞一多《唐詩大系》謂昌齡生於是年，無異說，今從之。”<sup>3</sup>以“白首”為五十歲，僅僅是推測而已。《中國詩史》《唐詩大系》推定王昌齡生年，也沒有確切材料。

上述詩人，因材料欠缺等原因，學界對《河岳英靈集》所收錄詩人的生年頗多爭議。但是，就已有研究成果看殷璠編次，其有一個明顯的特點：即《河岳英靈集》上卷，自李白到高適、再到岑參，下卷自崔顥到孟浩然、再到綦毋潛，可考生年晚的詩人，一定在可考生年早的詩人之後。也就是說，該集上下兩卷，均呈現出詩人生年自先到後的趨勢。這樣，《河岳英靈集》編集順序，可以推定為：殷璠先將所選詩人分為兩卷，然後，每卷以年齒為序編次。

### 三、由《河岳英靈集》敘品詩人看該選本的編集次序

推定其以生年為次編集，除上文有關詩人生年所呈現的規律特點可以看

<sup>1</sup> 辛文房撰，傅璿琮主編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第一冊卷一，第221頁，中華書局2002年版。

<sup>2</sup> 傅璿琮：《唐代詩人叢考》，第113頁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。

<sup>3</sup> 譚優學：《唐代詩人行年考》，第91頁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。

出來以外，從該集敘品詩人文字中，也可找到蛛絲馬跡。

第一，對比今存相關資料，可以看出，殷璠對所遴選諸詩人的生平事蹟是十分關注的。如謂常建“淪於一尉”<sup>1</sup>，謂劉昫虛“惜其不永，天碎國寶”<sup>2</sup>，謂王季友“白首短褐”<sup>3</sup>，謂李頎“惜其偉才，祇到黃綬”<sup>4</sup>，謂王灣“遊吳中，作《江南意》”<sup>5</sup>，謂盧象“囊在校書，名充秘閣”<sup>6</sup>，謂閻防“好古博雅”<sup>7</sup>，等等，均可看出，殷璠熟悉其選錄詩人的生平事蹟。現以李白、高適、孟浩然三人為例證進一步說明：

李白：殷璠謂其“常林棲十數載”，據王琦《李太白全集》卷三五《李太白年譜》、安旗、薛天緯《李白年譜》、郁賢皓《李太白全集校注·前言》，約開元十二年（724），李白離家遠遊。開元十五年，家於安陸。若以開元十二年計，止於天寶元年（742）入長安待詔翰林，總十八年。若以開元十五年計，止於天寶元年，則為十五年。與殷璠所云“十數載”合。

高適：殷璠謂其“性拓落，不拘小節，恥預常科，隱跡博徒”<sup>8</sup>。《舊唐書》卷一一一《高適傳》：“高適者……適年過五十，始留意詩什……宋州刺史張九皋深奇之，薦舉有道科……適喜言王霸大略，務功名，尚節義。”<sup>9</sup>又，《新唐書》卷一四三《高適傳》：“高適者……客梁宋間，宋州刺史張九皋奇之，舉有道科中第……適尚節義，語王霸衮衮不厭。”<sup>10</sup>與《河岳英靈集》對比可見，殷璠所述，與兩《唐書》合。又，唐科舉，據《唐六典》

<sup>1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撰：《河岳英靈集研究》，第131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。

<sup>2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撰：《河岳英靈集研究》，第155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。

<sup>3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撰：《河岳英靈集研究》，第163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。

<sup>4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撰：《河岳英靈集研究》，第173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。

<sup>5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撰：《河岳英靈集研究》，第233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。

<sup>6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撰：《河岳英靈集研究》，第240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。

<sup>7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撰：《河岳英靈集研究》，第246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。

<sup>8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撰：《河岳英靈集研究》，第180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。

<sup>9</sup> 劉昫等：《舊唐書》第十冊卷一一一，第3328—3331頁，中華書局1975年版。

<sup>10</sup> 歐陽修等：《新唐書》第十五冊卷一四三，第4679—4680頁，中華書局1975年版。

卷二：“凡諸州每歲貢人，其類有六：一曰秀才，二曰明經，三曰進士，四曰明法，五曰書，六曰算。”<sup>1</sup>同書卷四：“凡舉試之制，每歲仲冬，率與計偕。其科有六：一曰秀才，二曰明經，三曰進士，四曰明法，五曰書，六曰算。”<sup>2</sup>又，《通典》卷一五《選舉》三：“其常貢之科，有秀才，有明經，有進士，有明法，有書，有算。”<sup>3</sup>可見，有道科不在常科之列。因此，殷璠謂高適“恥預常科”，亦與史誌記載合。殷璠敘品高適的這段話，《唐才子傳》卷二幾乎全部徵引<sup>4</sup>。據此，亦可以看出，殷璠介紹高適生平的準確性。

孟浩然：殷璠謂其“罄折謙退”“淪落明代，終於布衣”<sup>5</sup>，檢閱《舊唐書》卷一九〇下《孟浩然傳》：“孟浩然……以詩自適。年四十，來遊京師，應進士，不第，還襄陽……不達而卒。”<sup>6</sup>又，《新唐書》卷二〇三《孟浩然傳》：“孟浩然……年四十，乃遊京師。嘗於太學賦詩，一座嗟伏，無敢抗。張九齡、王維雅稱道之。維私邀入內署，俄而玄宗至……因放還。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，欲薦諸朝……朝宗怒，辭行，浩然不悔也。”<sup>7</sup>可見“罄折謙退”“淪落明代”云云，與史傳記載合。

第二，由殷璠介紹詩人生平事蹟看其編集排序。除上文李白等人，從《河岳英靈集》對崔顥等三人生平事蹟介紹，可以看出他們的生年大致情況。

先看崔顥。殷璠謂“顥少年為詩，屬意浮豔……晚節忽變常體……”<sup>8</sup>

<sup>1</sup> 李林甫等撰，陳仲夫點校：《唐六典》第一冊卷二，第44頁，中華書局2014年版。

<sup>2</sup> 李林甫等撰，陳仲夫點校：《唐六典》第一冊卷二，第109頁，中華書局2014年版。

<sup>3</sup> 杜佑撰，王文錦等點校：《通典》第一冊，卷一五，第353頁，中華書局2003年版。

<sup>4</sup> 辛文房撰，傅璿琮主編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第一冊卷二，第416頁，中華書局2002年版。

<sup>5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撰：《河岳英靈集研究》，第205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。

<sup>6</sup> 劉昫等：《舊唐書》，第5050頁，中華書局1975年版。

<sup>7</sup> 歐陽修、宋祁等：《新唐書》第十八冊卷二〇三，第5779頁，中華書局1975年版。

<sup>8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撰：《河岳英靈集研究》，第191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。

其編《河岳英靈集》，《敘》謂“起甲寅，終癸巳”<sup>1</sup>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一二謂“起甲寅，終乙酉”<sup>2</sup>，今存《國秀集》末附宋徽宗大觀年間曾彥和跋，謂“殷璠所撰《河岳英靈集》作於天寶十一載”<sup>3</sup>。甲寅為唐玄宗開元二年（714），乙酉為天寶四年（745），癸巳為天寶十二年（753）。若定崔顥生於武則天延載元年（694），則開元二年，崔顥 20 歲。天寶十二載（753），崔顥 59 歲。若以調露二年（680）計，《河岳英靈集》選詩伊始，崔顥 34 歲。選本編纂末期，崔顥大約 73 歲。關鍵是，《舊唐書》本傳謂顥“天寶十三年卒”<sup>4</sup>，則崔顥卒於《河岳英靈集》編成以後。這樣，殷璠編《河岳英靈集》謂崔顥“晚節忽變常體”，若崔顥生於延載元年計，則止於天寶十二載，崔顥未足六十。這樣，結合學界研究成果（論見下文），崔顥生年，可以大致推定在 680 年到 694 年之間。

再看薛據。據上文考，其有詩謂“三十無家作路人”，殷璠謂其“自傷不早達”<sup>5</sup>，或與這首詩有關。五代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一“散序進士”：“進士科……又曰‘一品白衫’；其艱難謂之‘三十老明經，五十少進士’……”<sup>6</sup>唐代文士，極為推崇進士科。那麼，其自傷“不早達”，顯然，不可能是感傷三十歲、或者三十一歲尚未舉進士。因而，以其“三十一歲舉進士”逆推，確定其生年，據《河岳英靈集》看，理由是不充分的，這也進一步證明薛據生年在永隆二年（681）前後。若永隆二年以後薛據出生，則開元九年（721）登進士第時未足四十。若以大足元年（701）為生年，開元十九年，薛據約三十歲。這樣的年齡，對唐代文士而言，稱“不早達”，均不合適。因此，

<sup>1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撰：《河岳英靈集研究》，第 118 頁，中華書局 1992 年版。

<sup>2</sup> 李昉等：《文苑英華》第五冊，卷七一二，頁 3676，中華書局 1982 年版。

<sup>3</sup> 傅璿琮、陳尚君、徐俊編：《唐人選唐詩新編》（增訂本），第 352 頁，中華書局 2014 年版。

<sup>4</sup> 劉昫等：《舊唐書》，第 5050 頁，中華書局 1975 年版。

<sup>5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撰：《河岳英靈集研究》，第 179 頁，中華書局 1992 年版。

<sup>6</sup> 王定保撰，陽羨生校點：《唐摭言》卷一，第 3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版。

據殷璠的介紹，可證明薛據生年在 681—701 之間。

王昌齡：殷璠稱其“晚節不矜細行”，據傅璿琮《唐代詩人叢考》推測：“把王昌齡的卒年定在 755—757 之間，而以至德元載（756）的可能性為最大。若以其生年為 690 年左右，則這時王昌齡大約是六十六、七歲左右。”<sup>1</sup> 依 690 年而推，天寶十二年前後，王昌齡約六十三歲。這樣，殷璠所謂“晚節”，和敘述崔顥吻合，亦與《舊唐書》王昌齡傳合。

這樣，結合上文對學術界研究成果的梳理，以殷璠《河岳英靈集》排序，將下卷四位詩人生年列之如下：

崔顥：約 680—694

薛據：約 681—701

孟浩然：689 年。

王昌齡：約 690 年。

綜上分析，雖然《河岳英靈集》所選者，諸多詩人的生平事蹟難以確考，但，就可考詩人事蹟，可以看出兩個問題：第一，殷璠編《河岳英靈集》，對入選詩人生平事蹟非常熟悉。至少，他在搜集相關資料方面，是下過一番功夫的。第二，據《河岳英靈集》下卷介紹崔顥、薛據、孟浩然、王昌齡四人生平看，其排序與生年亦有密切關係。

#### 四、從編集文化史淵源看殷璠《河岳英靈集》每卷以年齒為序的可能性

殷璠《河岳英靈集》每卷以歲齒為序。這一點，從編集史淵源上可以看出，他採用這一方法的可能性。

對前人所編的詩文總集，殷璠最為推崇的是《文選》。其曰：“梁昭明太子撰《文選》，後相效著述者十餘家，咸自稱善者，高聽之士，或未

<sup>1</sup> 傅璿琮：《唐代詩人叢考》，第 134 頁，中華書局 1980 年版。

全許……其應詮揀不精，玉石相混，致令衆口銷鑠，為知音所痛。”<sup>1</sup>這裡，殷璠雖沒有明確褒揚《文選》，但其追溯詩文總集編纂史，止於《文選》，可以看出，他對昭明等人編集的認識是很明確的。

唐人推崇《文選》，不僅僅是殷璠。《舊唐書》卷一八九上《曹憲傳》曰：“……所撰《文選音義》，甚為當時所重。初，江、淮間為《文選》學者，本之於憲，又有許淹、李善、公孫羅復相繼以《文選》教授，由是其學大興於代。”<sup>2</sup>同卷《許淹傳》《李善傳》《公孫羅傳》所載略同。又，《新唐書》卷二〇二《李邕傳》曰：“李邕……父善，有雅行……顯慶中，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。為《文選注》，敷析淵洽，表上之，賜賚頗渥……居汴、鄭間講授，諸生四遠至，傳其業，號‘《文選》學’。”<sup>3</sup>受《文選》學的影響，唐人或擬、或續，編集了大量詩文總集。如孟利貞《續文選》十三卷、荀長福《續文選》三十卷、荀隱之《擬文選》三十卷、徐堅等《文府》二十卷、徐安貞撰《文府》二十卷等，以至宋章如愚《群書考索續集》卷一七《總集文章》感歎：“如《文選》所選……孔利貞、荀長福所續，荀隱之所擬……何其慕者之紛紛也。”<sup>4</sup>可見，《文選》影響深遠，尤其是對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的影響。

在編集次序方面，《文選》說：“凡次文之體，各以匯聚。詩賦體既不一，又以類分。類分之中，各以時代為次。”<sup>5</sup>如上文所述，《文選》編錄詩文，依次為賦、詩、騷、令、教、文、表等，是所謂“次文之體，各以匯聚”。每一類中，又重新設置分類標準。現將卷一至卷十九賦類依次錄之如下：

<sup>1</sup> 李珍華、傅璿琮撰：《河岳英靈集研究》，第117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。

<sup>2</sup> 劉昫等：《舊唐書》，第4946頁，中華書局1975年版。

<sup>3</sup> 歐陽修、宋祁等：《新唐書》第十八冊卷二〇二，第5754頁，中華書局1975年版。

<sup>4</sup> 章如愚撰：《群書考索續集》，卷一七，頁24上一下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<sup>5</sup> 蕭統等編：《文選》，第一冊序言部分，第3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。

賦甲：班固、張衡。

賦乙：張衡、左思。

賦丙：左思。

賦丁之“郊祀”：楊雄；“耕藉”：左思；“畋獵”：司馬相如、揚雄、潘嶽。

賦戊之“紀行”：班彪、曹大家、潘嶽。

賦己之“遊覽”：王粲、孫綽、鮑照；“宮殿”：王逸、何晏；“江海”：木華、郭璞。

賦庚之“物色”：宋玉、潘岳、謝惠連、謝莊；“鳥獸”：賈誼、禰衡、張華、顏延年、鮑照；“志”：班固、張華、潘嶽；“哀傷”：司馬相如、向秀、陸機、潘岳、江淹。

賦壬之“論文”：陸機；“音樂”：王褒、傅毅、馬融、嵇康、潘岳、成公綏。

賦癸：宋玉、曹植。

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，《文選》分類編次詩文，先以文體編纂，自賦始，止於祭文。每一類文體中，又以題材等分類，每一類中，再以時代為次。這就是昭明《文選序》所說的“次文之體，各以匯聚”“詩賦體既不一，又以類分”“類分之中，各以時代為次”。這一特點，據上文所列，可以清晰看出來。

值得關注的是，《詩品》也採用了以時代編次的方法。《詩品序》說：“一品之中，略以世代為先後，不以優劣為詮次。”<sup>1</sup>以上卷為例，依次是古詩、漢都尉李陵、漢婕妤班姬、魏陳思王植、魏文學劉楨、魏侍中王粲、晉步兵阮籍、晉平原相陸機、晉黃門郎潘岳、晉黃門郎張協、晉記室左思、宋臨川太守謝靈運，不難看出，除“古詩”以外，《詩品》上卷的編排順序是漢、

<sup>1</sup>鍾嶸著，曹旭集注：《詩品集注》（增訂本），第219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。

魏、晉、宋。雖然，《詩品》卷中“晉司空張華後”、“晉清河太守陸雲”前，有魏尚書何晏、晉馮翊守孫楚、晉著作郎王贊、晉司徒掾張翰、晉中書令潘尼，另有魏中書應璩，這兩組，不符合《詩品》編次規律，前人多有論述，或以為分組述評，或以為傳寫誤失其次<sup>1</sup>。總體看，《詩品》卷上、卷中、卷下，都是按時間排序。這和《詩品序》主張“一品之中，略以世代為先後”是一致的。再比較《文選》“以時代為次”，不難發現，二者在編次方法上，有幾近相同之處。

再看看《玉台新詠》編次順序。其卷一，依次是古詩、古樂府、枚乘、李延年、蘇武、辛延年、班婕妤、宋子侯董嬌嬈、漢時童謠、張衡、秦嘉、蔡邕、陳琳、徐幹、繁欽、古詩為焦仲卿妻作；卷二，依次是：曹丕、甄皇后、劉勳妻王宋、曹植、魏明帝、阮籍、傅玄、張華、潘岳、石崇、左思。由所舉兩卷可以看出，該集每卷大體也是依據世代為序編次。

殷璠聲明他關注《文選》，實際上，他也關注《詩品》。這些問題，擬另撰文考論。雖然《河岳英靈集》專選盛唐詩，其不宜採用朝代順序編次，但從編輯方法溯源角度觀察，他模仿前人，以詩人生年先後為次，亦在情理之中。

<sup>1</sup>鍾嶸著，曹旭集注：《詩品集注》（增訂本），第285、297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；亦參鍾嶸著，王叔岷箋證：《鍾嶸詩品箋證稿》，第235頁，中華書局2007年版。